

地域文化视角下岭南乡村聚落空间营建策略探讨

——以广东清远雅堂村为例

张曦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090

DOI:10.61369/UAID.2025030005

摘 要： 岭南乡村聚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元素，是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乡土建筑文化的重要载体。新时期各界对乡村振兴日渐关注，而文化振兴成为首要问题。雅堂村地处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东华镇北部，具备独特的山水格局、革命历史、传统建筑，是岭南地区村落的典型代表之一。本研究以雅堂村为例，通过对其地域文化与村落布局、街巷空间、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等内容进行关联分析，挖掘乡村文化基因，并梳理与之对应的聚落空间形态的构成要素和营建方式。

关 键 词： 岭南地区；乡村聚落；地域文化；空间形态

Discussion on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Lingnan Rural Sett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 Taking Yatang Village, Qingyua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ng Xi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ultation Co., Ltd.,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Abstract： Lingnan villages embody a wealth of cultural elements, serving as vital carrier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revolutionary legacy, and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societal emphasi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ultural regeneration emerging as a primary concern. Yatang Village, located in northern Donghua Town, Yingde City, Qingyuan, Guangdong, possesses a distinctive landscape structure,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making it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of Lingnan villages. This study takes Yatang Village as a case to explore its cultural DNA by analy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various spatial components, including village layout, alleyways, communal spaces, and residential structures. It identifie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settlement morphology that correspond to these cultural traits.

Keywords： Lingnan region; village; regional culture; spatial morphology

引言

岭南地区文化源远流长，兼具开放包容与多元共生的特质，其文化体系涵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重要分支。作为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岭南乡村聚落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底蕴，是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交织而成的人类聚居场所。从自然基底来看，珠江水系为岭南地区带来了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同时，岭南地区地形复杂，南为山地丘陵，北面沿海，中部为珠江水系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在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村落选址往往背山面水，以此营造出适宜的人居环境^[1]。地域文化生态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既包含技艺传承、民俗习惯、礼仪规范等内在文化要素，也涵盖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空间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外部生态维度，二者通过长期互动形成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共生关系^[2]。基于此，立足广东地域语境，系统梳理岭南乡村聚落地域文化的核心内涵及其对应的空间形态特征，对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与现实启示价值。

一、雅堂村村落概况

雅堂村地处英德市东华镇北部地区，北靠滑水山的罗伞峰山脉，南面向瀚江狮子口的笔架山，坐西北朝东南。雅堂村政管辖

区域面积651.80公顷，下辖15个村民小组，现有住户400户，总人口1801人。从人居环境基础来看，雅堂村地势相对平缓，为村落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村内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基本完善，包含小学、宗祠、村委会、卫生站及小商店各一处。同时，因临近大

作者简介：张曦（1998.07—），女，广东梅州人，硕士，研究方向：历史建筑改造与城市更新。

镇街，可通过设施共享弥补大型公共服务资源的不足。

雅堂村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至今已有600余年建村史，不仅是当地闻名的“才子乡”，更因在近代革命史上培育了众多志士而被誉为“革命之乡”。该村为赖氏独姓聚居地，始祖念八郎自广东大埔迁徙至此，最初搭建茅舍定居，后代子孙通过挖泥制砖烧瓦逐步扩建居所，过程中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池塘，当时人称“瓦塘”。因后世族人重视农耕与教育，涌现出不少文人雅士，遂取“瓦”与“雅”“塘”与“堂”的谐音，将村落定名“雅堂”，名称沿用至今。



图1 雅堂村航拍图



图2 赖氏宗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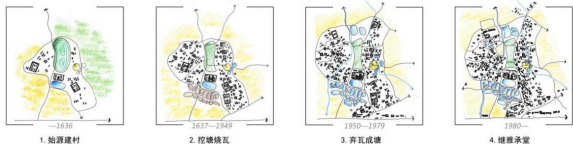


图3 雅堂村历史沿革分析图

二、雅堂村空间形态

（一）村落布局

雅堂村的建筑朝向虽存在差异，但其布局逻辑深度呼应了地域环境特征与粤北客家文化的空间秩序观。作为村落精神与宗族权威象征的祠堂，被严格置于中轴线上，形成以“风水塘—赖氏宗祠—人工山地”为骨架的聚落主轴线。这一布局既延续了客家文化中对宗祠建筑“崇高性”的尊重，又通过前水后山的空间序列实现了对风水文化的具象化表达^[3]。其余民居多选址于山丘或山坡下方，且普遍遵循门前有水的布局准则，构建起背山面水的典型聚居格局，实现了实用功能与文化象征的统一。

从宏观格局来看，雅堂村北靠罗伞峰山脉，南接成片水塘，外围环绕农田，形成“山—祠—村—水—田”的核心环绕式环境格局。其中，主干道串联“前塘—宗祠—靠山”构成的中心轴线，不仅通过物理空间的连通强化了宗祠的可达性，更引导村民在日常活动中持续感知宗祠的崇高地位，暗合了客家文化中对精神核心的敬畏与追随。村落周边开阔的视野、平整的地势与发达的水系，为农耕生产提供了基础条件，又通过水体调节局部气候，而这些围绕宗祠展开的生产生活空间，更像是对宗祠崇高性的生活化呼应，使精神尊崇融入日常肌理。

（二）街巷空间

1. 空间格局

雅堂村的街巷系统以“穿塘过祠、通山达户”为核心脉络：主巷道自南向北贯穿南边水塘、中心祠堂与北面靠山，串联起村落的核心功能区；次街巷则从主巷道向东西两侧延伸，联通民居窄巷，形成类似“叶脉”的层级化格局。这种结构既保障了宗祠作为空间核心的可达性，又通过放射状的街巷网络实现了对各居住单元的均匀覆盖。同时，街巷多围绕水塘或建筑群分布，布局既顺应了水体的自然肌理，又延续了岭南水乡依水而居、以水为脉的空间传统。

2. 街巷类型

街巷空间的侧界面形式一般为植被，水塘或建筑立面。雅堂村的主巷道两侧大多为高大的乔木，能够形成良好的遮荫效果。次巷道按其所在区域划分可分为旧村区及新村区。旧村区的街巷侧界面丰富多元，面由植被，水塘或传统民居组成，自然环境良好，建筑风格多样。新村区趋向统一化，街巷周边大多是以混凝土为材质的新建民居，空间体验单一。

街巷底界面是承载村落活动的平台，由路面材质，沟渠，草本植物等构成。主巷道的材质为水刷石，路面状况良好，尺度宽敞。旧村区的次巷道主要以水泥为材质，并有排水沟在两侧。主要为窄巷，仅容一人通过。同时，由于年久失修，大多已布满苔藓或破烂不堪。新村区的街巷铺地更为丰富，运用了多元的材质和色彩结合布置。巷道情况良好，尺度舒适。

表1 街巷类型分析

	等级	主巷道	次巷道	次巷道	次巷道	次巷道	次巷道	次巷道	次巷道
侧界面	形式	乔木	水塘	乔木+灌木	传统民居	传统民居	石楼围屋+乔木	新建民居+乔木	新建民居
	材质	-	-	-	土	混凝土	石头	混凝土	混凝土
	材质	水刷石	砂石	水泥	水泥	水泥	土	砂石+水泥	铺砖+水泥
底界面	实景图片								
	尺度	6m	2m	2m	1m	1.5m	0.8m	6m	10m
	路面状况	良好	较差	良好	较好	良好	较差	良好	良好

3. 公共空间

（1）赖氏宗祠

雅堂村为赖氏独姓聚居地，全村仅设一座赖氏宗祠，位于村落中心，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作为宗族祭祀、礼仪活动的核心场所，其承担着维系宗族团结与信仰传承的功能。宗祠前有

晒场、风水塘及大片大小不一的水塘，背靠人工山地，呈现出背山面水的良好格局。村落主干道与一条水圳从宗祠西面通过，与村落外部连接。同时，村落次干道错开宗祠正面，避免气流直接冲击宗祠。因此，宗祠拥有良好的环境气候条件。其建筑性质依然保留着客家围屋的传统风格，平面为“国”字型，有圆弧状的

长条围屋，内部建有厅屋组合式建筑，并呈对称式分布^[4]。村民为了凸显宗祠的重要性，将宗祠的瓦片涂成橙红色，掩盖了其原有的传统建筑特征。

（2）石楼围屋

雅堂村内的石楼围屋建于明初，以石头、沙、石灰等材料砌成，长约80米、宽约50米、高约10米，占地约4000平方米。它由两种客家聚居防御式民居类型——楼和围龙屋组合而成^[5]。它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村民所居住的横屋和堂屋，后半部分为曲面的石墙及四角微凸的碉楼的组合。围屋外围采用蚝壳墙，不开窗或仅设炮眼窗，这种封闭坚固的构造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既体现了对外部威胁的警惕，也通过厚重墙体抵御岭南炎热气候，实现了防御性与宜居性的平衡。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石楼围屋内大部分泥砖房已坍塌，灌木杂草丛生，仅剩几户人家居住。这种衰败现状既反映了传统聚居模式与现代生活的脱节，也凸显了地域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其现存形态仍为研究客家防御性民居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样本。

三、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设施与生态资源的双重失衡

雅堂村现存公共设施仅能满足最基础的生活需求，生活便利性的缺失直接削弱了传统聚居空间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村落本应依托山水格局清晰、植被水塘密布的生态优势，但现状生态资源缺乏合理开发。大面积的水塘与植被未转化为公共活动空间，且水质污染严重，杂草丛生。

（二）地域文化的断裂与流失

新农村建设的无序扩张打破了传统空间与文化的关联性。新建民居采用统一的现代混凝土材质与风格，摒弃了客家建筑的语言与地域特征。红色文化遗址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抗日动员会旧址长期荒废，与村落“革命之乡”的历史定位形成强烈反差。此外，村落对传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知识缺乏系统宣传与教育，导致村民对地域文化的认知模糊，历史建筑或被错误改造，或因无人维护而衰败。

（三）代际文化传递的梗阻

由于缺乏专门的文化宣传载体与常态化的交流活动，青老年之间既无主动沟通的契机，也缺少承载对话的公共空间。这直接导致青年儿童对家乡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对传统习俗的参与度极低，难以形成对村落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这种代际割裂使得村落文化失去了传递载体，年轻一代对传统空间的情感联结弱化，进一步加速了村落文化特质的消解。

四、空间营建策略与建议

（一）延续乡村肌理，构建韧性生态

岭南乡村“背山面水，以水为脉”的村落肌理，是村民在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模式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文化结晶，蕴含着天人共生的生态智慧与空间秩序^[6]。在乡村更新过程中，

需将肌理延续作为空间营建的前提，避免因过度开发破坏原有格局。

具体而言，应在公共空间重构中严格维持乡村原有的宜人尺度与形态特征。如雅堂村“山—祠—村—水—田”的环绕式格局，需保留风水塘、人工山地等核心自然要素，避免大型建设侵占水体与植被空间。对于村落中的街巷系统，应延续“叶脉状”的层级结构，保留窄巷、石板路等传统元素，避免拓宽改造导致的尺度异化。同时，生态保护需与文化遗产相结合，例如雅堂村的水塘不仅具有调节气候的生态功能，更是“瓦塘”得名的历史见证，在开发中应保持其水体连通性，既满足灌溉需求，又延续以水为脉的文化记忆。对乡村肌理采取最小干预，通过维系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关系，守护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

（二）激活公共场所，传承在地文化

乡村公共空间是地域文化展示与传承的重要平台，凝聚了村民的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通过针对性改造与功能植入，能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文化遗产的活态容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活化^[7]。

作为“革命之乡”，红色文化资源的更新是雅堂村空间营建的重要抓手。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抗日动员会旧址按历史原貌修缮，改造为红色展览馆，并通过实物与多媒体结合展示当地革命历史。针对北面风格脱节的混凝土教学楼，提取客家围屋的灰瓦、木格窗等元素进行外观优化，使其与旧址形成视觉呼应。改造后的教学楼可转型为文化活动中心，承担节庆举办、非遗展示等功能，使红色遗产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传承。岭南乡村的历史性建筑大多历经百年风雨，其自身的衰老与退化在所难免。动态保护模式不仅能守护古建筑的历史原真性，还能保持其与当代城乡文化的互动。唯有通过合理利用实现持续性保护，才能最终达成二者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8]。

（三）实施文化参与，还原文化记忆（口述史）

历史不仅是曾经客观发生的事件，更是一种经由社会构建与文化阐释的集体记忆实践。在这一认知框架下，口述史研究作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论，通过系统采集当事人的叙事文本，为历史记忆的保存与传递提供了原生性的资料来源。相较于传统文献的静态记载，口述史方法通过深度访谈，能够证伪既有历史叙述，其承载的个体经验与情感也为历史场景的重构提供了关键认知细节^[9]。

文化参与的实施可分为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组建由专家、学生与村民组成的团队，寻访前东江纵队成员及高龄村民进行深度访谈，以口述形式记录红色故事、宗族迁徙史与民俗记忆，整理后与地方志核对，编撰《雅堂村史》。第二阶段，以青年为核心成立“红色记忆分享协会”，在晒谷场、篮球场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故事分享会，邀请长者讲述历史，青年分享成长经历，通过情感共鸣强化文化认同。第三阶段，整合红色遗址、石楼围屋、农田等资源，打造复合型旅游线路，鼓励青年参与导游、文创开发等工作，让其在实践中感受文化遗产的价值，主动承担守护责任。通过口述史等参与性活动让村民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体，是解决代际断层、增强青年归属感的关键^[10]。

五、结语

雅堂村自建村以来，历数百年沧桑，经历了朝代的兴替、战争的洗礼、村界的迁复，经济的发展，其地形地物相对连续地、真实地保存了时代变革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的物证，蕴藏着极为丰

富的文化遗产。对研究粤北传统村落，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为今人探寻旧时的古建筑风貌提供了去处。乡村空间形态是展示村落历史脉络，民俗文化，精神理念的有力载体，探究乡村聚落地域文化与空间形态的关系，对建设美丽乡村，弘扬乡村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晖, 汤良, 陈子恹. 岭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生态智慧及热环境差异性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J]. 园林, 2025, 42(06): 54-63.

[2] 杨海涛. 文化生态视角下岭南古村落保育与活化研究——以江门市若干古村落为例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09): 91-97.

[3] 蔡泉源, 赖隽龙. 粤北客家宗祠建筑的崇高性探析 [J]. 艺术与设计 (理论), 2023, 2(01): 79-81. DOI: 10.16824/j.cnki.issn10082832.2023.01.022.

[4] 梁培钦. 建筑人类学视角下璋嘉村客家老屋村聚落与空间形态研究 [J]. 新楚文化, 2025, (08): 77-82. DOI: 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5.08.022.

[5] 汪晓东, 钟雪. 赣闽粤客家防御性民居建筑源流考 [J]. 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6(05): 70-73. DOI: 10.16018/j.cnki.cn32-1499/c.20230501

[6] 常毅恒, 周贯军, 陈志远, 等. 岭南传统乡村公共空间重构与活化更新研究——以广州塱头村为例 [J]. 城市环境设计, 2024, (06): 413-416. DOI: 10.19974/j.cnki.CN21-1508/TU.2024.12.0413.

[7] 李泽如, 吴中平. 文化振兴背景下岭南乡村公共建筑营建策略研究——以广州塱头村和佛山碧江村为例 [J]. 建筑与文化, 2024, (12): 82-84. DOI: 10.19875/j.cnki.jzywh.2024.12.026.

[8] 许伟. 城市历史性建筑的动态保护探究——以台南市安平树屋和孔庙为例 [J]. 建筑与文化, 2024, (04): 211-213. DOI: 10.19875/j.cnki.jzywh.2024.04.064.

[9] 申红田, 蔡朝阳, 马玉洁. 口述史视域下太行山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J]. 中国名城, 2025, 39(05): 63-69. DOI: 10.19924/j.cnki.1674-4144.2025.005.009.

[10] 李玮. 基于农业产业化视角的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路径探析——国家级非遗项目衡水内画传承人人口述史研究 [J]. 农业产业化, 2025, (05): 10-12+19.